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

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

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

臣李金玉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十四

唐釋道宣撰

內德論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太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大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

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
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
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
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
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
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
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生載均
厚地掃氛稷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

序總萬古之微猷改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
津梁羣夷羣惡屏四部之梯筌導付囑之遺旨弘紹隆
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
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
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
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
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
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

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
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
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
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
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
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
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
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疚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

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
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
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
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蹟索隱功齊於澄什
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
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
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
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

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餒於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辨惑一

凡十條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

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於夷塏
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
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
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
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
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為

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與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祇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

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
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乎
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烝嘗之黻冕充
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
費饕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
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功亦
為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叅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行
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

之尊乎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
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
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
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
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其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
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
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
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

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惟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褊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

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於
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
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
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
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
請辨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
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
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碑生於北狄

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

方而棄其實夫絕羣之駿非惟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
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
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珍道
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
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
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
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
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右辨佛
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
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厯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詭
經脉孔穴之譎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
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效
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
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
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
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

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
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
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嫩藜藿長餘梁肉少為布衣老
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
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
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
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於赴感計脩促於來去乎

右辨周
孔不言

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祖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内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

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右辨毀
佛譽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惟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

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
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魑魅之
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
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魑魅
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康亮之徒戴逵
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竝稟教而歸
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親妙
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教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

通人辨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殺有功
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誦法
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
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
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
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
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
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

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
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
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預
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
久而天長三塗極速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
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罔念而作狂

也
右辨
佛妖魅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

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
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
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
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
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聞
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
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
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

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皁服為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淦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於

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奸而以

清大教所深願矣

右辨昔有反僧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梟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

足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婉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

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為黑類如此乎

右辨比僧土泉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髮毀乃

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
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
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
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
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
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
稱之曰泰伯其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
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

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
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
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
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右辨
識毀

髻
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思
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
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

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有邪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

矣

右辨泥
種事泥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

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其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昇沉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

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過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無之為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右辨有佛政虐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臯繇穢祝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

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

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逆而祛疾雖從邪
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誠以為口實矣

右辨無
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
不為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
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餒矣啓
期貧矣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
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

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
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
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
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
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夭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為賞罰
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
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

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紉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皆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

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饕或禽獸而荷餘
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
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
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
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
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
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殀有行鄙而財溢有
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

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
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
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
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
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
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
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
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

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竝隆傳呂
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
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
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
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述及若言敗伍胥者宰
嚳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為見緣
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靡好爵不念同昇之
恩命偶仁風無愧來穌之澤此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

恩之罪矣若無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闕乎
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起
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
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惟見
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
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
轉為德為咎惟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
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惑

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
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
水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
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鑄金石
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
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
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
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

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蛇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

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
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
蔽仲由仕季無恙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
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
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感感之尤夫然故
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
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
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

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
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面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
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
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
行無悶於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
餘業啟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
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
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

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為刺
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
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
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
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
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
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
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

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竝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饑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斟之嗣絕滅於晉朝

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魯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

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於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足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橐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推莊周吞百氏詠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

不識其道勝而錯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
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
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
說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
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丹疾顏夭以
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

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
連理之應休明名載於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
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充僕妾之薪
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
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
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篠
之奮鋤值公輸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簜
比質於松柏蕙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

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
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足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
若乃異臭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
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
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
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
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
乘之淺教愚騷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

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闢衆生耳何不惟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

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
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
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
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
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
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
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
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為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

將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兔角足罪福於龜毛乎雖
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
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
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
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
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
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楫之不
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

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沂流櫂
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
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
之論空與無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羣有以明
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
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繁而在目像可見而無
實性緣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冰壯冰涉
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

虛我與萬物為一菩提不得謂為有何況羣生與衆術
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安鎮地
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豔色絕
世而無美壞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
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
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
閒無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
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諛無真非魚目之

寶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
殊倚頓等原憲之產宋里足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
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
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揚雄之假
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
而比諸夫夜光結綠之寶南威王嬙之色人皆見其有
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眦芥之隙青蠅貝錦
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鄙

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如者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反

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
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
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
醇醪竝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
嶠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
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
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
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

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
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聽而
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
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
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
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滿
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啟四生之聾
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

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
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
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大
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
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氷銷而
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蠶道
邁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櫛沓測之以愚短
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

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
饑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
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
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愛壽考而忌
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
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寔
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足下殤而不及或衣
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

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已肉竝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克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故而天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

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
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
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
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
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
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
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
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崇扁鵲

除病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
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
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
不能今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
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
藥依緣聚賢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
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
命以業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

遭否泰妍媸伸偃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騫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遂安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

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闕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闇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於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

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
彩無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
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
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為用去熱則
寒藥宜蟲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
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
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
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

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無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十五

唐 釋道宣 撰

佛德篇第三

皇覺瞻命開濟在緣
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序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況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

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為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

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
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二
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
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敘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
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詳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
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

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
母族厥姓表曇焉仰靈胄以丕承藉偶哲之遺芳吸中
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顙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
以不加為貴誠逸祿以靡須為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
紫庭紆軫儲宮擬駟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闕皇
扉三鑒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
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遯幽閑脫
皇儲之重任希無侍以輕舉褫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

襪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
斑卉匡居推心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併
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
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
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
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豁
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
徵傳偉唯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運動陵

虛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
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弘於兩
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圖著者象其神寂方
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
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
美既青而勝藍逞百練以就粹導底物以歸宗拔堯孔
之外犍屬八億以語極覃墳索以興典撥道行之三無
絡明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升于暘谷民望景

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義風
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
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從心泯迹泥
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
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覺
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傾頽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
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褫三乘與絕軸解轡
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悸夫道高者應卑因

巡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歷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洎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適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遽廬三傳明明輝迦寔惟帝先應期叡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沖源邁軌

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袞太
清太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煌慧炬
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威
揚夏烈溫來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煙滅騰亦
龍伸鼓舞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
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瓌奇恬以易簡
藏諸韞匱寔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
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曖來已晞至人

全化跡隨世徼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赤
畿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來翰庶覲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
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
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
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
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迴邈路踰恒沙非無

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
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為君三乘為
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
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
榮飛沈天逸於淵數逝寓羣獸而率真閭闔無扇於瓊
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墮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
新甘露微化以醴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喻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

翫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
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
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遁生末蹤忝
廁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禪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無宗師泰定軫曜黃
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迴於彼

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
開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說說藏往摹故
知來維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我我紫
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闌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艷蔚
晨霞神提迴互九源曾深浪無空忘鱗罕餌淫澤不司
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雨埋機心甘露敷洽蘭蕙助馨
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消散靈飈掃英瓊林諧響八
音文成珉瑤沈粲芙蓉晞陽流澄其潔藻播其香潛爽

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於
長邁軌一變同規坐忘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覺今則夢遊方惚
恍乘神浪高步維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
興清邁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閑彌

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甍率天法鼓
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趺芳蓮寥朗高
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盤紆七七
紀應運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疊疊玄輪奏
三攄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
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

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疊疊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
虛感靈覺震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志高
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華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
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
悟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
音將進和法作率所情疊疊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麤二
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閉首菩薩讚

閉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反入麤何
以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昀菩薩讚

有愛生四洲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物自靜何

以虛靜閒恬智弱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
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軫託
陰遊重冥冥亡影迹墮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
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安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為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
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
為兩儀蘊迹為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神化
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疴長驅幸玉堂汲引興
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岵凌風振奇芳

萬佛影銘

并序 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徙徑道去此一萬

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也

釋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
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
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
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
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
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熙

榮有情同順成欣懸映之在已因識曲成之攸寄妙物
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
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
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
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
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
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
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

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
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
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
訓託志玄籍每想竒聞以篤其誠過西域沙門輒餐遊
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屬
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
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
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

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
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跡絕兩冥

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

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

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

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謁

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

伊玄覽孰窮其極

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

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

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

明交而未曙髣髴境神儀依稀若真遇

其四

銘之圖之曷

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臣軌映彼玄流激情

靈沼飲和至黍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

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

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

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
赤奮若貞於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
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
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
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
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

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

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
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衆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跬
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來並轍道世交
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教
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沙門發
明淵極魍魎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
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啓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
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憤靡寄乃遠

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
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
精麤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
神模闕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業存近者邁
重劫之厚緣乃道福無弘真跡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
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
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為挫勸佐有彌劫之勤
而操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

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凌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疊疊長康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
日之明疊疊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羣生真風
幽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塵孤栖祝想太
冥

文殊師利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自非厥
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興其貌何者虛引之

性彰於立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廉俗之風移則感時
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
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筭之劫
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為言請畧叙其統若人之始
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
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
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冲壤豐條翼神柯而同茂慈
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曜具體而微

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通為館宇圓應
密會以不疾為彰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
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之
明顯潛德於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
既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
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
以挺作吸冲氣而為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
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主開

弘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
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幾將
千祀流光移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
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
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百年有
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真
宰不存于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
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

為接頽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
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毫
心以標位乃遠模元匠像天所像感來自衷不覺欣然

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
以冲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隆思對
淵匠靖一惟恭虛襟絕代庶落塵封

佛影銘

并序

宋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
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丹壑緬謝像
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
佛影偏為靈竒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
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
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漉澗摹擬遺量寄託青
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兼道人遠宣意
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庸學所能宣述事經但謝永春
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微猷秘奧萬不寫一底推
誠心頗感羣物飛鵠有華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
相尋於淨土解願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拔筆興
言情迫其概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
矣四緣過使轉輪苦根迭遭迭遭未已轉輪在已四緣
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

止曉爾長夢負爾沈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殊塗義故多端因
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曉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
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罔金好冥漠白毫幽曉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
若有際敬圖遺蹤疏鑿峻峰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
映埤引月入窻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篤彩淡浮色羣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拳在學由其潔精
能感靈獨誠之云乎患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
喪之推闡提之後反路今覩發蒙茲覲式厲厥心時逝
流易散銘靈宇敬告震錫

佛讚

宋范泰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靈覺因
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
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

滑

與謝侍中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為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祇洹塔內讚。

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
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
塵濶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
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
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祗洎
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

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
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儻值行
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

并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摠三
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

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
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
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
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顏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
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駛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

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芳不結袂敷花何用實至
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
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
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羣
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
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歟遲速慎
勿留空念橫使神理忽發已道易乎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并敕
三首

沈約

敕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
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
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
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筆不以故指敕闡等結序

末體又似小異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啓
敕云記序始得看今敕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
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
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錯叩事
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遠有之而莫
知所從者也如來覆育爰始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驟

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徃復三界祇劫未足稱
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
兼謝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是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
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
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
為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
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
廣一來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

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
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
所乖面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
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棄成文重譯未曉自
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
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
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為
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於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

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
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
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
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
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利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
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為已分蹤或
異適末必同神塗說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
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闕輔犍陀近遊京洛單

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
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肝蠻徧富延澤以西光
景藏巖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
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
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
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
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
尺桎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慤懃每存

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
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
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
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
書侍郎虞闕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
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
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
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

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
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
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
莫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
源可令莘莘合識望塗知往紫砥矢而言歸不迴違於
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列塔像神瑞迹

并序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圍內近對小識且苟南洲斯則通

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機初前漢以來相似從
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開時
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
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像云略列大唐育王古塔來歷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鄭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慧
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
而非四外雕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自
舉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塢遍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為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

舊魏州者

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為尼

住寺有古塔編石為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面通行住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
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敕令僧智琮往
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
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
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
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是一石見於其上架
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

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黨王今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

其事大同福感

益州西南百餘里晉源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

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

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瓦塔三

層并刹佛殿餘但榛木大蟲登基穢污者被打號叫驚

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已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塔基從泉上涌出

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遺基上以舍覆四畔牆匝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
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為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有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育

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有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有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

大輪王名為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

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蔑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

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存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

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荆都後靜陵側立寺
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見
張侯浦有光使人守之得一金像無光跌載像至長干
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
於海獲銅趺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
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
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模

寫殷矣真身在廬山峯頂寺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土
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
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
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人看足跡
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所
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

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
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縈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
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
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厯大畧符
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永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訶行
至番永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者若
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挺

出石像長一丈八尺形相端嚴惟無其首登即命造隨
安隨落魏道陵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
獲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像首又落隋
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為感通寺今圖寫
多依量模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英
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頂上
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送於曲

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
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十年敕迎入
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事夜
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臥石狀如像便斲掘四
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其村人
拗舉忽然下流徑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
嗣歷改元大像敕其處為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改為

顯濟寺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修飾在宮東三十里
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滅
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為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
沾汚于懷金薄剝起雖後修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
月內連涕不止塗汚冑懷方可尺許太宗升遐方驗光
兆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洪水汎溢入
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葬其欲取殿中珠帳人力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扶欻然東逝傾國上望絕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寧塔天震東海其事畧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旗南海
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俄見金像陵波趣船
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
迎像上船船即沒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
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
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
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佛齒等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過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勤刺史已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大六銅像正當棟下及

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
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垢唐武德初於秦皇寺重被焚
燼金色宛然玉毫無毀今在白馬寺烏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
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
信向每見鹿羣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
高大四五乃移出在州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

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

餘猶未出

涼州山
現迹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
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
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輒行至寺
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一鳥形銘曰擬鍍四面佛
因度之佛形上遍是鳥影隋後主聞有瑞迹遣工冶鑄
效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

已前

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四魔常擾六賊恒陵覺而且怖超方有日不爾沈淪還同無始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于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之靈聖寺屢陳鐘聲流于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于道俗斯途來矣備于感通記中

牙像詔

梁武帝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肩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刺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

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屑之銜愆
縲紲東治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
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大凡天下罪無輕
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
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
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十五

七

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
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
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履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
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
可矜下車問罪聞諸住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
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
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
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

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
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
重皆赦除之

上菩提樹頌啓

并敕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已人淺曲實仰陽春
是以葑葵細葉猶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
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矯正覺正真
功符圓極常住為樂法喜為甘慈雨被於無垠睿化覃

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龍窟之威
紹驚山之法無為不住實愍蒼生無相乃宣引歸真域
製茲道樹顯比金容使誓願者結因頂禮者增福會途
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中
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提樹頌一首學謝
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盛德髣髴一隅顧慙芻言
伏紙慙震謹啓

手敕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拈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

法王稱嘆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
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教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
以三界六趣遠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
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憐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
驚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畫篋之非真
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教

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救茲未度法雨
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
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開白樹日映青枝悲哉六識
沈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獻德合
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孕夏罩漢
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二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
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
密網固以成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懋善

於元真蕃臣變和於槐衮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
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
萬方共貫穿宵鏤臆之酋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鐐石北
極天沙東邁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迴越繩度之
山航海跨深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
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滴露
月華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于中
畿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

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孳童稚有謳
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刀銷鋒紅粒盈箱
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涌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
均一子愍四先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
弘妙法涅槃寶棹接感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羣迷於
未曉法輪過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天人舞鳳去照
園而讚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
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製三時之

殿聳四柱之室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
足擬髣髴寶雲儀彤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
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
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
豔千光之樹連英五色之華壁日垂彩玉蒂生煙微風
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衆
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
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鬼竒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

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
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錦史載觀靈篇眇鏡寶冊歲誕帝圖掩映烏紀稱祥龍
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蒸哉至矣有梁啓聖功履
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王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
盛一來運出五眼清淨果識康歌昆蟲得性舜厨靈蓮
堯庭神英豈如道樹覆潤弘決靡密垂光芬芳委疊時
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城安

四攝惠澤旣播淳風普叶休明智鏡清朗法泉百神嗟
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
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在藩作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鉗
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
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
同路各趣百非纏茲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明是以如

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化之基格天
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
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風抱嗟吹屑含仁飲德民無賢肖
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己丹誠澄心慊到奉為至尊敬
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梅檀德尊水精剎土
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
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
玉燭之美日著遐方擊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

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單到故一善染心萬
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
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為皇太子敬禮東方
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
合璧外和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
擅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餐仁變和
內化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
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為

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見在
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興七
覺以炳照罔十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宮儲欽德暉同疊
壁煥若崑瓊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
磐石所以成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
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為臨川安城建安鄱陽
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
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

身奉願心鏡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衆各
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逕天人植業各歸一
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上善華果既乖正力五濁煩心
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
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為天龍八部護塔善王
乃至修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為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
若究竟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
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

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
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
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八苦
於修途有縛纏情統六趣於危道金瑣玉牀猶念解脫
雕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飄熱風滄浪冰水暗室千
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峯橫抽劒鈎
如斯衆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刹那暫斷
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

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况復三相併感二鼠攢危毒
箭惡蛇尤為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
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為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
悲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
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頂
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棄陰蓋常舉手十大弟
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城中百縣方外千
城凡在幽執一同寬蕩人協履蛇俗化匡蟻類服鵠之

不死同拔劍之無傷含生不縷轉死自溫渭橋日飽翳
桑無餓打塞三塗填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閭羅
發十善之心牛傍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鴈窮林一
聽法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寶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
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
思超縈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立則形勞宇

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
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
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拯苦言軟語之德有
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
尊五體歸命敬禮云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
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溥源於三古捨洗波於九代至
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
踰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

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沈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粹不言而化行無為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

云

仰願皇太

子殿下厚德體於蒼旻廣載侔於礚礚前星照曜東離

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耒珪襲袞之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暇俱各西嶠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銜信耒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寶潤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

云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

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謁周親作鉉則與

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業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綉觀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彬疊疊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翬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收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

田

夫道流雲惺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數況重
雷法雨更披慧日雖吳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
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撤靡麗
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
禮云
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嬌辰震彩鍋圖傳
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閒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

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志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
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
仰為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
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
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
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缺河故以尺波
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

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
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經無始已來至于今日所
為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
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
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
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
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
自投歸命敬禮

云

願

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

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僧孺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
取之惑興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
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
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導
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
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

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
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卞仁義
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賊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
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
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
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櫓纔吐西崦已仄譬閱
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偽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
實兩明真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

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
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
若真金之愈鑒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
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達此齋肅譬茲闕榘盛來緇
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
過雲清桴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
命東方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
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

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
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來稱見懷狂羊之感自非鑒
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
拯物陷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光曜唯在即世舜禹
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
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
神力震法吼究杳域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

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
生咸降慈悲蒙平等奉為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
敬禮

云

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

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氲無爽條風
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泊北臨西被東
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為導
為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
溫儀從蒿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

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已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
城不聞慧翳方掩而聖后駕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
壑道決人祇福隆祧禪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
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 仰願重明累聖儻然如
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篴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尺步衆等
相與增到為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 願諸

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

問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
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
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已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
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
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
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大乘奧
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

八聖願六氣氤氲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
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
識遵依刀林輟刀劒樹推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閭室
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王僧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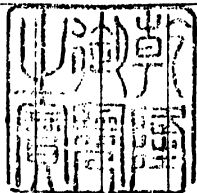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驚塵轢莫之比明暗逝
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夢蟲習苦桂蠹喜
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非他名事實已招

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惟以
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騫於當年莫
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繁絃
促柱極滔湮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
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躡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
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
厨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蚕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
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輾裂肢解方斯不臻其

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墜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
同商主卞等醫王形適三千救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
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
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為八闢以八正鑰為法關鍵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
王殿下歸命敬禮 云 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
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

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競。遂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
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怡。璧
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
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
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凝，威光四照。
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
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

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
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
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柑芎之華重建希有之
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
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
德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
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服璫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
緹幟貫千祀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十五